

古畫背後都有耐人尋味故事

張瑞根趣談故宮藏品秘聞

【本報訊】記者鍾麗明報導：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的歷代名畫，每幅背後都有很多耐人尋味的故事。雲峰畫苑上週六邀請到北京故宮臨摹畫家及鑑賞家張瑞根舉行講座，趣談故宮藏品很多鮮為人知的秘聞，以及分享三十年來臨摹名畫的經驗。

宮廷畫家須為進士

張瑞根表示，由於書畫較難保存，加上戰亂，中國宋代以前的名畫，很多都是臨摹品。如要鑑賞唐代畫作，可從絹本質地鑑賞，因為宋代以前的絹本質地較粗糙，畫在「帛」上，很難畫到很精細的線條。

他又指出，歷代宮廷畫家，都必須是進士級，考全國三十六名之內為進士，因此，宮廷畫家都是很有學識的文人畫家。而宋徽宗自己更組織一個畫家團隊，很多畫作都是這些畫家畫的，然後由他題字，因此，今天看到有宋徽宗題字的畫，不一定要他本人畫的。他並說，今天我們能夠看到古畫真迹，最大功勞是宋徽宗創造了宋徽宗，這些畫在裱好後就一直藏在宮廷中，因而可保存得較好。

張瑞根還分享了一些名畫的有趣故事，如周昉的《簪花仕女圖》，原作應是貼在床邊的裝飾品，他說，

唐代橫幅的畫，多是張貼在床邊，並分成三段，因當時的床都是分成三部分。而直幅的山水畫，多是用作屏風，因此，當時的山水畫正反兩面都能看到有山水。

又如《韓熙載夜宴圖》，是南唐時期李後主派畫家顧闓中畫的，原因是當時韓熙載無心作官，夜夜笙歌，於是李後主派顧闓中到韓熙載家中，如偵探般觀看韓熙載的生活，要顧闓中在三個月內把實況畫出來。張瑞根在多次摹臨此畫時，發覺這幅畫是臨摹最快也要五個月，不可能在三個月內可創作並畫好，他認為畫中很多仕女的部分，是畫家根據太師父張萱（《虢國夫人遊春圖》作者）的仕女畫來畫，以求能趕在三個月內完成畫作給李後主看。

《神仙圖》曾當廢紙

張瑞根在故宮臨摹名畫三十多年，對每幅畫的背景、流傳故事、所畫內容，都經過深入的研究，他並研究各家各派的筆法，才能運用不同的筆法去臨摹作品。每每在臨摹的過程中，發現古畫中也有時有錯處，例如畫家在畫前朝的典故時，卻在畫中出現不是該朝代的產物等。

他又指出，唐代吳道子的《八十七神仙圖》，應是有殘缺的作品，因為在道家，八是最高數字，因此，畫作應是八十八或一百零八，而不是八十七。而且，自古以來，都會畫五嶽代表中華，但這神仙圖只畫了三嶽，故應是有些部分缺失了。他說，這張畫作應是吳道子繪於永樂宮壁畫的草稿，但單看稿子已看到其白描線條很精采。

張瑞根又往往從臨摹名畫的題字中，了解到畫作的流傳故事。如《八十七神仙圖》在宋代流入民間，被宮廷畫家李公麟在民間看到，原本被人當廢紙，李公麟出價兩條金條買，貪婪的老闆見狀便不肯賣，要五條金條才肯賣，令李公麟要用官威才能成功買下來。到近代，該畫又流入民間，被畫家徐悲鴻在琉璃廠發現，徐悲鴻幾乎又借又賒地籌措金錢把畫買下來，放在家中其後卻失竊了，後來這幅畫被發現現在香港市場出現，徐悲鴻再幾乎傾家蕩產把畫買下來，因此該畫可說是徐悲鴻的命根子。他還邀請了張大千、齊白石等在畫作上題字。

各朝畫作色調不同

張瑞根在臨摹宋代山水時，更是深深感受到宋代山水大家那種寄情山水的情懷。他說：「真的是從



▲北京故宮臨摹畫家及鑑賞家張瑞根分享臨摹名畫經驗 (本報攝)



▲張瑞根臨摹唐代韓滉《文苑圖》 (本報攝)

山水看出眼淚來。」宋代很多山水大家，官場上不如意，便把個人的痛苦經歷融入山水中，把心事也抒發出來，他說：「你會看到他們畫的枯草，都融入了感情，但畫的遠處仍有亮點，反映他們仍希望國家太平，思想內容很是豐富。」

此外，在臨摹古畫時，對各朝代的顏色也需仔細研究，他指出，唐代的綠帶紅，宋代的綠帶黃，元代的綠帶藍，各種色彩都是慢慢研究，調校出來的。

九藝節五月亮相廣州

▲第九屆中國藝術節動員大會現場 (本報攝)

【本報訊】記者黃寶儀廣州報導：第九屆中國藝術節（九藝節）今年五月十日二十五日在廣州舉辦，將引進波蘭、德國、韓國、港澳等地共八台優秀劇目作為「九藝節」預熱和祝賀演出，其中歌劇《圖蘭朵》將在「九藝節」開幕前上演。

廣州市政府日前召開「九藝節」動員大會。「九藝節」廣州籌委會主任王曉玲表示，中國藝術節是中國規模最高、規模最大、影響最廣泛的國家級藝術盛會，「九藝節」在廣州舉辦，是中國藝術節首次在華南地區舉辦，也是首開省會城市舉辦中國藝術節之先河。屆時，藝術節接待量將達三萬五千人。

今次引進的八台國外以及港澳劇目中，包括意大利的歌劇《圖蘭朵》、香港的話劇《沉默是針》、台灣原住民歌舞以及《韓舞千秋》、《東方天籟》等。此外，本屆藝術節首次舉辦的中國優秀舞台藝術演出交易會也將有來自意大利、德國、波蘭、韓國的十三個院團以及港澳院團參展演出。

第九屆中國藝術節中國（廣州）優秀舞台藝術演出交易會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廣東省人民政府主辦，廣州市人民政府承辦，是內地規模最大、規格最高的演出交易會。交易會將設置五百個展位，展覽面積達七千二百五十平方米，包括百台優秀劇目展示館、演藝交易區、演藝互動區。

其中，百台優秀劇目展示，將把交易會辦成展示演藝市場大發展大繁榮的大舞台。本屆交易會將從全國各地藝術院團推薦的劇目中精選八十台優秀劇目參展，包括中央歌劇院、總政話劇團、總政歌劇團等國家院團和各省市、港澳劇團，以及來自意大利、德國、波蘭、韓國的十三個院團等，涵蓋了舞劇、歌劇、音樂劇、話劇、地方戲曲、雜技等數十個劇種。

交易會安排博覽交易、名家論壇、公眾評選、節慶活動、現場演藝大活動板塊。本屆交易會將邀請全球各地知名藝術家匯聚第九屆中國藝術節，舉辦國際演藝市場高峰論壇。國際著名的加拿大太陽馬戲團總監、加拿大蒙特利爾芭蕾舞團總監、奧地利維也納藝術節總監、澳洲阿德萊德藝術節總監將出席或派代表出席交易會並參加高峰論壇，探討國內外演出市場走向。同時還將舉辦話劇、歌劇等系列專業研討會。



▲張瑞根臨摹宋徽宗的作品《五色鸚鵡圖》 (本報攝)



▲張瑞根臨摹唐代名畫周昉的《簪花仕女圖》 (本報攝)

藝術賞析

美術編輯：吳敏玉

新安畫派名作簡淡高古

中國繪畫史上的重要流派——新安畫派的一批經典作品，正在杭州歷史博物館展出。由安徽省博物館提供的一百多件新安畫派畫作，在這場由兩館合作舉辦的展覽期間，展示這一起源於安徽徽州區域的繪畫流派的主要成員、繪畫風格和傳世佳作，其中不乏名家名作。

借景抒發逸氣

新安畫派的開派成員主要是明末清初之際，在徽州區域的畫家群和當時寓居外地的徽籍畫家。他們通過描寫家鄉的山水來抒發情懷，表達心靈逸氣，繪畫風格趨於枯淡幽冷，與畫派成員的士人品格相近。因為這群畫家的地緣、信念與畫風相近，自發成為一個畫派，時人以他們活躍的新安江流域為名，稱為「新安畫派」。

從繪畫題材上看，新安畫派多以黃山和皖南山水為表現對象，以愛黃山、遊黃山、畫黃山為主要藝術實踐，黃山是聯繫這群畫家的紐帶。這群畫家講操守、重氣節，斷塵念，專心致志地從事繪畫藝術，藝術境界超凡脫俗，取得了非凡的繪畫成就。

新安畫派雖說是一個地方畫派，卻能影響全國，不但把中國的山水畫從低谷推向新的高峰，還為全國畫壇推出一系列名重一時的畫家，隊伍十分龐大。主要代表性畫家有漸江、汪之瑞、孫逸、查士標，其中以漸江為首。到了現、當代，徽籍繪畫大師黃賓虹、汪采白、江兆申等人的作品，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認為是新安畫派的延續。

名家名作雲集

這次畫展展品中，包括了畫派代表人物漸江、汪之瑞、孫逸、查士標、黃賓虹等的作品，極具藝術價值，極好地反映了新安畫派的獨特魅力。

新安畫派領軍人物漸江的多幅代表畫作，包括《梧桐竹石圖》、《仿一峰山水圖》、《秋山風帆圖》等。漸江（1610—1663年），安徽省歙縣人，僧名弘仁，自號漸江學人，是新安畫派的開創者，和查士標、孫逸、汪之瑞並稱為「海陽四家」。他把常見的山嶽風景加以提煉概括，形成了自己偉大雄渾的意境。其畫作融合了超邁和精密兩種風格，虛淡松枯之筆寫出後，往往加勾剛實的線，變化的筆意給人凝勁堅硬的感覺。清楊翰《歸石軒畫談》稱之「於極瘦削處見豐腴，極細弱處見蒼勁，雖淡無可淡，卻饒有餘韻」。

汪之瑞（清）的《空亭幽樹圖》，畫近處坡上斜立一株松樹，一株雜樹，水中洲上立一矮亭，畫面簡無可簡，卻有一種清淨幽淡的意境，流露出高人逸士流連的雅靜肅寂。他用筆極簡，不但沒有大片的墨，甚至線也只是寥寥幾根，但觀全畫，卻不因線少而致陋。孫逸（清）

的《東岡三樹圖》、查士標（清）《雲山夢樹圖》、黃賓虹《春江圖》等佳作，同樣以瘦瘦勁硬的線條，勾畫出鬆散虛靈卻映潤的畫意。

新安畫派以黃山為藍本，將景物的情趣趣味與畫者的人生品格相結合，生動地表現尺幅之間，開創了一代秀逸清雅之風。這次畫展將延續到三月二十日，讓參觀者能切身體會這種簡淡高古的畫風流派，無疑是喧響現代生活的極好劑。



▲汪之瑞（清）的《空亭幽樹圖》

▲查士標（清）《雲山夢樹圖》



▼黃賓虹《春江圖》

探索范曾畫作「存疑」之謎

雷萬寧

日前，有友人拿來范曾與馮大中合作畫的一幅八尺大畫《羅漢說法圖》，另一人也拿來一本范老十開（二平尺／頁）冊頁，請鑒賞家收藏家鑒別真偽。當鑒賞家看過范老作品後，對冊頁做出了否定，認為是造假。而對於八尺大畫則認為題款和印鑒、人物的關鍵部位似乎是范曾筆墨，其他次要部分如服飾線條、背景的山勢形狀等很明顯不是范老的筆墨，存疑比較大。

類似鑒賞家對范老此幅《羅漢說法圖》提出的疑問，我曾在行內多次遇到，不少商界和政界的收藏人士收藏了范曾的畫，其畫面上常有筆墨的疑問，這些疑問使藏者不免擔憂其藏品是偽作，內心總是不踏實。於是不少藏家重金到北京記門子找范曾本人鑒定。記得上世紀九十年代，就有台灣收藏家為十幾幅范老的畫，請范老親赴台灣鑒別真偽。結果范老認定是假畫。由此台灣藏家還同范老發生了不愉快的事。

范老的畫作何以有時真假難辨呢？筆者一次正好巧遇既是畫家，又是收藏鑒賞家的朋友，他同范老十分熟悉，也常到范老府上購買墨寶，相熟之後有機會看到范老帶學生繪畫的過程。他透露，范老畫畫時，常常在所繪之畫上將人物、動物的關鍵部位上動動筆墨，教學生如何創作，其他部分均由其學生去悟、去描繪和上色。當作品完成之後，他再當眾教學生如何落款仿偽。類似此現象，當今不少名家、教授在教學示範時也都這樣，故導致作品的關鍵部位同次要部分有明顯差異。歷史上就民國年間來說，有些市場熱門的畫家為應付市場大量的需求

，畫家本人也只畫一些關鍵部位，其餘均由學生代筆，再由其本人親手落款，如明代大家董其昌有許多這樣的作品存世。這給後世的收藏鑒賞家帶來了很多很大的困惑和不便。

這些年來，范老在畫廊機構操作下，幾乎每年春季，尤其是每年的全國人大、政協兩會召開之際舉辦畫展。的確在會議前及期間來買他畫的人絡繹不絕，非常火爆，常常是在極短的時間內將所展畫作售罄，成交額數千萬（人民幣，下同）。據聞，歷史上張大千、齊白石、吳昌碩等大師舉辦畫展都沒現如此盛況。了解了以上情況，范老的畫面存疑之謎自是迎刃而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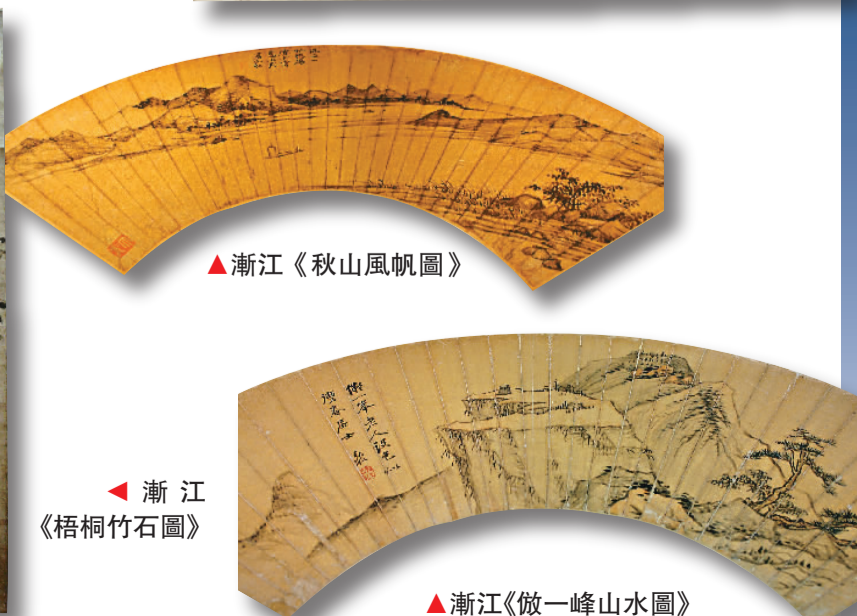
自前年北川地震，范老為地震災區重建捐款千萬之後，其畫價就由十五萬元／平方尺漲到十七萬元了，一個字也賣到了數萬元。有到范老府上買字人被范老問到一個字數萬元貴不貴？買字人違心地說「不貴」。而范老說：「我認為貴，一個字幾萬是不值這麼多錢的。但是，沒辦法，這是市場需要這麼多。」

我一質疑問和困惑的是，作為收藏家，這樣的投資行為是理性的選擇嗎？市場價值與藝術價值將來會不會背離呢？存疑畫多了，范老將來搞鑒定都會佔用不少時間。設想之，如果范老百年之後，藏家手中范老的畫作再找人鑒定豈不更加困難？

由此，我不免產生了新的疑惑，范老的畫若干年後的定位，歷史將如何評價呢？還能保值和升值麼？這的確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和探討的問題。



▲漸江《秋山風帆圖》



▲漸江《梧桐竹石圖》

▲漸江《做一峰山水圖》